

北京故宮為什麼在百年暴雨中安然無恙

姜舜源

今夏汛期北京等地降雨達百年一遇量級，再次考驗城市排洪能力，而六七百年前古人設計建造的北京故宮，尚未達到排洪能力上限，其面對大汛從容不迫、好整以暇的表現，再度贏得今人讚嘆。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從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上看，作為治水英雄大禹的傳人，我們以農耕文明安身立命的中華民族，具有與水打交道的先天基因優勢。從歷史發展看，故宮水利體系是元代傑出天文和水利專家郭守敬設計，明永樂時期進一步發展完善，清代至今不斷維護修繕的結果。

今北京城是元大都城奠定的基本格局，當初郭守敬、劉秉忠、趙秉溫等一班科學家，選址在永定河沖積平原扇面中央，北高南低、西高東低，京城北城牆就是高梁河水能夠達到的北限，京城西城牆、南城牆在永定河泛濫區邊緣；宮殿區所在的皇城，是西郊玉泉山流進入京城所經之地，玉泉山泉水明流則以金水河導入皇城和皇宮內。明清紫禁城南北長九百六十一米、東西寬七百六十米，南北地勢比降為千分之二，北端比南端高出約兩米。

元代皇城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南海是明永樂時增拓）為中心，提供地表給排水，排水的最大渠道是京杭大運河的最北一段——「通惠河」。如果說元大都城皇宮排水體系較為宏觀，那麼永樂皇帝重建的明北京紫禁城設計則更為精密。在元大內基礎上增加護城河，是明紫禁城規劃設計的神來之筆，成為紫禁城排水防洪體系的強大後盾和底牌。

紫禁城內所有河、溝構成給排水的科學體系，保證雨水迅速、通暢地排入內金水河，流向護城河。護城河內沿距離城牆二十米，河寬五十二米，周長三千八百四十米，平均水深五米，平均蓄水量五十四萬多立方米。這個尺度，是經科學計算後確定的。護城河總面積約

二十萬平方米，為紫禁城總面積的四分之一。紫禁城內七十二萬平方米，若降一百毫米大雨，即有七點二萬立方米雨水，全部排入護城河，即使護城河不向御河（即元代通惠河，故址即今南北河沿）宣洩，也不過提高三十六厘米水位；若以近三百毫米特大暴雨計，也還是提高一米左右水位，遠不至於漫上河岸。即使地勢最低的東南河段，最多也就是與河畔地勢持平。北京地區年降水量一般四五百毫米左右，像今年這樣連陰雨，數日內連降三百毫米的情況絕少。今夏降水量差不多就是這個數，但尚未接近護城河備用容量。這是假設在御河等下游完全阻塞的災害情況下，事實還不至如此。所以紫禁城、北京城完全不會成為水鄉澤國。由於河面與陸地比例是這樣特殊，所以護城河既是給排水的河道，也是一座調節水量的水庫，雨季蓄水抗洪的湖泊。有了它，暴雨時節，宮中雨水得以宣洩；遇有火災，消防用水取自金水河，而護城河為其提供足夠水源。這就是為什麼護城河不大不小，非要採取寬五十二米，周長三千八百四十米這個尺度的原因。

護城河水來自以西山昆明湖為水源的什剎海，由什剎海南角地安門外西步梁橋向南，經西板橋、景山西門，進入護城河西角即西北角樓對面，將護城河灌滿。西護城河南端有暗溝一道，將水引入社稷壇（中山公園）南牆外（現織女橋等地名即當時遺跡），向東流過天安門外金水橋，至太廟南牆外注入御河。西護城河南端東折至午門西側，由暗溝穿過午門西、東關門，沿太廟西牆外南流東折，進入太廟戟門外的玉帶河，向東南仍合入御河。在東華門外的護城河裏，也有一道暗溝，河水由此流經東安門（今南北黃城根之間）外望恩橋，注入御河。可以看出，護城河是什剎海通向通惠河進而連通州張家灣大運河的一段分支。

護城河通過內金水河發揮給排水作用，內金水河又通過宮中排水管網的協助健全給排水功能。內金水河的河水是由西北角樓下的暗溝引入的，經城隍廟、西河沿南行，東轉後經武英門、斷虹橋，穿過太和門西廡下地溝，進入太和門外寬闊的玉帶河，重又進入太和門東廡地溝，經文淵閣庭院，到前星門，穿過清史館大庫和東華門內石橋，由紫禁城巽方即東南角樓下注入護城河，蜿蜒達二千米，遵循古代「水來自乾方（西北），出自巽方（東南）」的經典路線。

內金水河流經的主要是紫禁城內西、南區域，功能包括給水和排水兩方面；

紫禁城北、東區域的排水，則是由兩條暗溝承擔的。神武門內橫貫東西的暗溝是宮中北部的大緯溝，它的西端與城隍廟東側內金水河上游相接，東端在東城牆下沿十三排胡同南行，注入清史館院內內金水河下游。它與內金水河配合，構成環繞紫禁城內環的河溝骨幹。與內金水河不同的是，它只排水，不給水，所以二者一明一暗，不同處理。

在紫禁城東半部還有三條南北向的暗溝，

承擔將其在流域雨水送入南頭金水河的任务。一條在東筒子胡同，它北通神武門裏大緯溝，南行至東筒子南端對面的御茶膳房後身，到達文華殿東牆外，注入前星橋下內金水河。另一條經向暗溝是同一條暗溝在奉先殿東牆外分叉，向西穿過奉先殿神廚、神庫即所謂南群房，在其西南角穿過，南行，自箭亭東側直往南，由文華殿西牆外通入內金水河。還有一條經向暗溝由乾清宮院西南角發起，向西穿過西一長街入養心殿南庫，出隆宗門南行，至斷虹橋入內金水河。

紫禁城西半部主要是由眾多緯溝直接通入西河沿內金水河。如西六宮的長春宮南牆外向西暗溝一道，直通長庚門外至西河沿。

持續維護是紫禁城給排水體系正常發揮作用的保證，即使在經濟社會出現困難情況下也如此。例如晚清內金水河「河身節節壅塞，溝水不通」，從光緒十一年到十三年展開全面大修工程，投入工料銀十八萬多兩，「挑挖暗溝，宣暢河身」，恢復了原有經緯網路的通暢。如今有全社會共同關心和參與，故宮等中華優秀文化遺產得到了更好保護。



▲（左圖）西北角樓下護城河水進入內金水河涵洞開口；（右圖）由太和門南眺金水河、午門。

七日談

（北京篇）

《普通話水平測試》備考新知(上)



柳絮紛飛

小冰

這個問題。

國家語委的新版《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出台一陣子了，替換了一些舊版的內容，優化了學習方向，提升了合格要求。為了適應新版本，施教者密鑼緊鼓地調整教學方案，學習者積極地把握學習進度，都在摸索新路子。

今年的香港書展上，一本由業界權威田小琳教授和專家畢宛嬰老師、余京輝老師編著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備考教程》讓我眼前一亮。祝賀的電話打到畢老師那裏，她說他們三位簽了名，要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求之若渴，約了時間地點，書到手了，迫不及待地瀏覽。

此教程針對粵語母語者的香港人，以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為目的，從語音語調到詞彙習語，從朗讀作品到說話技巧，再到怎樣考試皆有涉及，我欣喜地發現，此書可以帶領學生全面、專業、具體地備考衝刺。書中談到一些考試新規。好比三分鐘的命題說話，你若背誦稿件，或者偏離話題說一些無效話語，那就不行，扣分很厲害的。該怎麼準備？教程告誡考生得寫提

綱，用詞彙和短句作提示，最好講自己的故事，用口語而不是用書面語，多說細節少說套話，避免方言詞彙一不留神溜出口等等。該教程對五十個話題做了分析，有示例供參考。

關於命題說話，我也藉此分享些許。記得曾經告訴學生Maggi，「你不妨來點『鬧着玩兒、沒轍、哆嗦、可巧、饒』之類的普通話口語詞彙。試一試，如果恰好處地脫口而出一兩個，極有可能加持考官老師給你的印象分。」

關於拼音標註，教程很周到，用了紅色拼音表示需要重讀的詞彙；輕聲詞彙已經去除了聲調符號；繁體字也經三位專家親力親為地矯正過了。

余老師說，「機器靠不住，有些用機器轉換的繁體書籍，有不少的亂象和異體字，那是會誤導學生的，編著時非得逐字逐句地親力親為不可。」據我所知，光是矯正繁體字，就花了他們一個多月的時間，現在好了，是正導。

學習講究不走彎路走捷徑。此教程一經發行即受到師生們的關注。十多分鐘的考試，把成績托盤呈現出來之前，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複習，需要一本合適的教程。

港人學習普通話有如再學一門語言。語音、詞彙、語法，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差異大，難點不是三個兩個。要有系統地學，要把瓶頸打開。下次說一點語音和詞彙。



君子玉言

小香

蘇軾與張懷民之間「月色那麼好，一起去看看」的純真友情，引發了後人兩個「千年謎思」：蘇軾是怎麼判斷張懷民睡沒睡的？懷民真的「欣欣然」被吵醒，「欣欣然」當一個「賞月搭子」嗎？

一〇七八年，時任江寧簽判的張懷民因為幫變法受阻避隱江寧的王安石修精舍而獲罪，被貶黃州，謫居時長約為五年。一〇八〇年二月，蘇軾因烏台詩案貶到此地，至一〇八四年三月赴汝州就任，在黃州待了四年零二個月。兩位天涯淪落客成了鄰居，一來二去就熟悉了。

一〇八三年，蘇軾想結束自耕生活，到黃州城南買地，以為會終老於此了。同年，張懷民也在江邊建了所房子，蘇軾前去參觀，給房子命名並寫下《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落日簾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朱孝臧校註《東坡樂府》：「癸亥六月，張夢得營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作《水調歌頭》。」平山堂是蘇軾的恩師歐陽修在揚州主持修建的，為淮南第一壯麗。閏六月湖北夏日的風光，讓他想起了揚州平山堂的景色，「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他為懷民新舍的命名，像是他自己人生態度的表達，灑脫大氣，酣暢淋漓，成了千古名句。

蘇軾與張懷民

除了這篇和《承天寺夜遊》，蘇軾還有一篇短文和一首詞提到張懷民。

短文出自《東坡志林·賭書字》：「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張懷民和張昌言比賽圍棋，用蘇軾的一幅書法做獎品，誰贏歸誰，輸家要拿出五百文銅錢組局，請蘇軾吃一頓。比賽之前，蘇軾讓他們在土地神前發誓，必須遵守規則，要是輸家不請客，就讓土地神予以懲罰。這篇有趣的短文沒有留下年月日題款，但可以看出，東坡與懷民相當熟絡，經常開玩笑。

承天寺夜遊後的同年臘月初八，為慶祝張懷民被起復，他們又跑到快哉亭喝酒：《南歌子·黃州臘八日飲懷民小閣》「衛霍元勳後，韋平外族賢。吹笙只合在緱山。閒駕鸞歸去、趁新年。烘暖燒香閣，輕寒浴佛天。他時一醉畫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邊。」

這期間，穿插了蘇軾來黃州。承天寺賞月半個多月後，蘇軾來黃州看兄長，肯定得問，哥你在這有啥好朋友啊？蘇軾獻寶似的說，我和張懷民這小子最鐵，那蘇軾肯定得去拜會一下了。於是也寫了一篇《黃州快哉亭記》「……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畫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

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初一，趙郡蘇轍記。」

古代亭子可以有牆壁有門窗。張懷民修的這個快哉亭，安在江邊，夏天住住還算涼爽，到了冬天，江水咆哮，寒風濕冷，根本沒法住。所以才有張懷民跑去承天寺借住，並與蘇軾寒夜賞月。

有人據此猜測，承天寺夜遊之後，蘇軾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去「擻」張懷民侃山，絕對不止一次，把張懷民給折騰不輕，於是大冬天又回到江邊來住。故有後面蘇軾所記。然後張懷民就一直忍著寒冷躲在江邊。進入臘月，傳來被起復的好消息，心情大好，才又開始招呼蘇軾這個磨人精，特意給亭子燒得旺旺暖暖的喝小酒。

我倒是覺得：蘇軾來黃州看哥哥，作為哥哥最好的朋友，張懷民肯定要給蘇軾引薦給蘇軾，「我一好哥們叫張懷民，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名。」張懷民在哪裏接待蘇軾呢？承天寺？不妥。必然去快哉亭，坐下喝喝茶，接待老友的兄弟，沒毛病吧。至於說臘月初八快哉亭喝小酒，也是同樣道理。張懷民起復，行將告別，故人老友在自己家搞個紅泥小火鍋，開懷暢飲。不然，到承天寺喝酒嗎？這三個月裏，張懷民未必為蘇軾「擻」而失去快哉亭。大冬天的，月亮再好，去外面踽踽也需要好大勇氣呢。此間，「懷民亦未寢」的情誼，當以另外的形式一直存在，溫暖著彼此的黃州歲月。

塞尚：心象和人像



如是我見

陳德錦

「塞尚和雷諾阿的世界」今年春季於香港展出，不少畫作取材大自然風景，透露出濃重的春天氣息。除了風景畫，也有人物肖像，其中就有塞尚繪畫妻子和兒子的作品。曾進館三次，這些肖像畫尤其使我感到有趣。

正當莫奈、馬奈、雷諾阿、寶加等放眼生活和自然風光，逐步建立以視覺印象為終極的印象畫派時，塞尚卻更用心探究物體的形態、色彩的拼合和對比，以至空間的深度，試圖打造更強烈的視覺效果。藝術史通稱塞尚開啟了後印象主義先河。

這麼定位，塞尚的人物形象也變得形式先行了。雷諾阿的《兩個女孩》或《彈鋼琴的女孩》，無不笑容滿面，臉色紅潤如粉撲。再如寶加的芭蕾舞者，不管在練習、表演或休息，舞者有的立或跳，舉手投足之間，離不開那充滿動態現實場景。反之，塞尚筆下的人物，卻更像一件件靜止的模型，彷彿是把活生生的人當作蘋

果、茶杯、屋子之類的靜物來構圖。馬奈要求模特兒感情洋溢，畫面才足以動人；塞尚卻要求模特兒一動不動，不露半點感情。他說：「你要畫身體，不是畫靈魂；要是身體畫得好，靈魂（如果人物本來就具有）就會照遍每個角落。」

認為他的名作《玩紙牌者》裏那兩個對坐的男人正在專注打牌，情緒緊張，也有敵對意味等等，其實是一種人文主義的解讀。又如《暖房中的塞尚太太》，是眾多塞尚太太奧坦絲的肖像之一，有人指作品表現了她大方優雅的儀態。然而脫離了各種色彩的和諧呈現，這些推斷也未必站得住腳，僅是憑空而言，事實上她的臉孔並無太大的情感流露。

塞尚筆下的蘋果，往往是隨意擺放，渾厚無華，突出於周遭環境之上。蘋果因被賦予了色彩而有了生命和動感，它生生不息，在成熟中再次青澀，彷彿它自有一個世界，這世界可叫作「藝術」。



◀塞尚畫作《畫家兒子的肖像》。作者供圖

能進入這藝術世界，人生宇宙便向我們敞開，讓我們有更廣更深的領悟。蘋果如是，人物也如是。看塞尚的人物畫，不必着意其「肖」或「不肖」，也不必把他們純粹當作球體、柱體或色塊的組合，而應該相信：人物也是活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

不過這有限的時空不應局限了畫面的意義。相反地，有限時空與人類同在，色彩光暗渾然一體，這就是一個更廣更深的世界。

我再觀看的一幅畫作是《畫家兒子的肖像》。九歲左右的兒子保羅坐在扶手椅上，臉孔稍微側向，肩頭與椅背連成畫面對角，一半是牆身的明亮，一半是上衣和椅背的暗沉，這對比突出了保羅的臉孔和頸項。在這少年的半身像上，你也許看到了些什麼：活潑？沉靜？稚氣？又或許看不出什麼。觀畫的人難免會問：「這樣畫出保羅就足夠嗎？」

作為模特兒，保羅已經完成了他父親的一次藝術實驗，只此而已。重要的是：畫中少年是許許多多少年的一個樣式，他進入了「藝術」，從此成為畫家永不磨滅的心象。